

1 大尺度视角：大胆的几何变形与纯净质感

拿一个再平实不过的四方体来说，如果进行适当的切削操作，就会大大增加形态的丰富性，并造就各种奇妙的光影变化。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就采用了这样的手法。该建筑的基本原型是一个正方形棱柱体，几何变形的操作是沿着顶部对角线和底部一端点组成的斜面切去，切割之后便形成逐渐窄缩的两个拱形斜面，二者在顶部相交。当然，设计者对楼身还进行了顶部挖洞的几何变形。

对于这样的外观设计，部分国人认为类似“军刀”之类的锋利武器。客观地说，这恰恰表明环球金融中心的楼体能给人轻薄锋锐、又不失体量感的视觉感受，具有科技美感。

除了刀锋般的楼身形状，整个大厦还采用了全玻璃幕墙，整个外墙除了玻璃便是网格状的框架，一般高楼设置在外部的百叶窗、洗窗机等都被隐藏了起来，显得分外干净利落。这一点令人联想到纯净、抽象的现代主义建筑理想，当然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并未犯现代主义的错误，相反十分注重艺术美感与文化延续。

2 中尺度外观细节：精致的连廊与桁架

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顶部的风洞中间，架设了一条封闭的连廊走道，可说是对大刀阔斧的整体形状设计的一种细化。与楼身的高度、风洞的大小相比，这条连廊的尺度其实很小，如此巨大的尺度对比，有利于凸显建筑的高度。同时连廊又在尺度对比下显得小巧精致，而它所处的位置也非常显要，很容易吸引到人们的视线。

至于桁架，这其实是一个结构部件，用于包裹避难楼层，具体结构先按下不表。这里想提出的是，这种带状桁架并非与艺术性无关，它的存在为整个楼身外观增加了变化感，避免大面积相同质地引起视觉上的单调感。

3 画龙点睛的一笔：顶部的“空中门户”

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原本瞄准了第一高楼的目标，但是前前后后的波折拖了较长时间，楼高被半路杀出的台北101大楼所超越。不过后者最高处为一根长长的天线，毫无可圈可点之处，而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顶楼风洞设计显然更加夺人眼球，具有很强的艺术感。

该风洞形状的确定经历了一番波折。设计师大卫·马洛特认为，“一幢高楼实质上是一座架设于天地之间的垂直桥梁”。他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中天与地的概念，将风洞设计为圆形，与中国传统造园技术中的“月亮门”暗暗相合，又与东方明珠第二层次的圆球大小相近，二者交相呼应，具有城市尺度的宏观视野。从美学角度来说，圆形风洞的曲线美恰能中和楼身线条的锋利感，增加了变化感。若在圆形风洞上架设连廊，能形成优美的拱形，也大大丰富了审美体验。

然而，后现代主义建筑极富艺术性的设计容易引起种种纠纷，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也不例外。风洞的形状最终被换成了倒梯形，刚硬的线条与高楼其他部分相一致。虽然和谐统一，却少了一分灵活变化的美，另外在文化内涵上也打了一定的折扣。这背后自然是有原因的。由于投资中心为日本公司，圆形的设计被民族主义者解读为日本国旗。这种观点取得了舆论优势，促使设计公司最终修改了方案。

通过建筑符号学的知识，我们很容易理解这种形象解释的不确定性。詹克斯曾说：“人们总是以一座建筑或类似的客体来衡量另一座建筑，简而言之称为隐喻”。同一建筑作品，面向大众和精英分子，所传达的信息不甚相同。知名后现代主义建筑如悉尼歌剧院、朗香教堂等都拥有多重解释。因而，对建筑隐喻的解读与个人的知识水平、生活阅历有关，好比相同的一段代码放在不同的系统编译，得到的结果并不相同。正如国外专业的设计者想采用圆形风洞，是看中其曲线的优美和传统文化的内涵，而国内的大众则从政治角度作了一番解读。从这一点可以看出，人们的审美是具有主观性的，后现代主义建筑艺术的“众口难调”实属正常。

4 连接四方，融会贯通：裙楼的设计

设计师对裙楼的功能定位是连接各个部分，其外部是一道从绿化丛中升起的缓坡墙。

与公园绿地相邻的南墙和西墙采用天然石材覆面，以便与外部环境融为一体。而在北面，沿着世纪大道的外墙则为透明玻璃，从而营造出街道与室内商场之间对话的氛围。另有一堵天然石弧墙围绕着塔楼，让玻璃墙与石墙相互联系。

这样的裙楼设计看似简单，实则起到了连接、沟通各个部分的作用，让整个建筑艺术作品更加完整。